

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的靈性視野

曾貝露*

摘要

本文的目的試圖闡述具有靈性視野的臺灣多元文化諮商，在諮商中觸及靈性議題時，能反思自身的靈性經驗，敏感到多樣與多元化的獨特性。靈性構成了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一個主要領域，並著重以當事人文化為主體、諮商師文化為客體的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由於靈性價值觀可以在人類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這些價值觀應被視為多元文化諮商的潛在資源。文中論述了靈性在多元文化諮商中的意義、定位與內涵，多元文化諮商師整合自我的靈性立論基礎，並從 ASERVIC 所架構諮商師應具有的靈性能力，探討本土多元文化諮商應具備靈性核心能力的面向，包含：(1) 本土多元文化和世界觀的理解。(2) 華人文化的發展模式和靈性發展。(3) 本土諮商師的靈性自我覺察。(4) 不同類型靈性需求的個案溝通和合作。(5) 個案問題的靈性議題評估。(6) 靈性障礙的診斷和治療。期待以靈性的觀點和實踐的形式，促進多元文化諮商的專業化，在個人和社會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本土多元文化諮商、靈性、靈性面向

曾貝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kuddy@ms10.hinet.net)

壹、多元文化的背景

一、多元文化的影響與因應

21 世紀以來，諮商與教育心理領域經歷了從後現代、多元文化、社會建構一直到強調社會正義、平等、以及靈性的思潮。許多教育學者與心理師投入社會正義議題，展開社會倡導與行動，提倡在多元文化諮商培訓，針對弱勢族群的工作，提高了對於社區服務訓練的關注（Kuo & Arcuri, 2014）。這些相關的關注，也同樣表示多元文化諮商領域在此階段邁向成熟（Sue & Sue, 2016），代表多元文化諮商運動對於整體社會系統的關切與使命感。

臺灣的多元文化背景，不僅擁有各自其所屬群體的文化特殊性，同時也在多元文化交流之下，建構成共同的文化整體性。多元化除了帶來具有多元文化意識和能力的主題之外，多元文化諮商也可以對社會正義的議題做出具體貢獻。許多研究和理論起了主導作用，包含微歧視（Torino et al., 2018）、種族和歷史創傷（Comas-Díaz et al., 2019）、文化謙卑（Tormala et al., 2018）、多元文化個性傾向（Ponterotto et al., 2014），以及文化同理（Constantine, 2000）。從情境的角度而言，歷史在塑造世界文化中所形成的關鍵影響，包含種族主義影響心理和情緒健康，自我意識低落、個人抑鬱和焦慮症的嚴重程度，以及來自壓迫的學術和職業發展問題（Carter et al., 2016）。

其中，諮商員的文化同理為一個發展的、動態的與人際的過程，諮商師藉此得以積極的置身其中與收集當事人的文化情感與認知經驗，以更貼切的瞭解當事人的世界觀與經驗，是多元文化諮商專業重要的能力之一（Constantine, 2000）。文化同理心的培養除了需有同理心技術，還要能細膩的敏覺和解讀當事人所透露出的，其可能有著細微差別的文化意涵（Ridley & Lingle, 1996）。

在強調尊重多元的文化趨勢中，諮商專業的本質與目的在於正視個案的需求與諮商員所具備的專業知能，許多學者漸漸意識到在諮商員的專業教育中加入靈性。諮商中的靈性主題，是重視多元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存在以及全然尊重的過程。多元文化諮商重視對個案文化脈絡，個案對文化認同等重要因素之理解，並且將靈性視為人的內在資源與力量，靈性正是文化的要項之一（Daniel & Fitzpatrick, 2013），諮商員不能忽略個案的靈性對生命的影響及重要性，探討個案的信仰或靈性，也許能助其重新定位生命意義（張淑芬，2017）。

二、靈性在諮商領域的定位與內涵

有鑑於過去的學術論文中探究多元文化諮商融入靈性之相關文獻不多，研究者希望能瞭解多元文化諮商師在諮商中融入靈性的內涵和能力，作為日後學術界對多元文化諮商融入靈性另一層面的理解參考。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其所組成的諮商與相關課程認證委員會（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Programs, [CACREP], 2009）將多元文化定義為：表示種族、民族和文化遺產多樣性的名詞；社會經濟狀況、年齡、性別、性取向和宗教和靈性信仰，以及身體、情感和的心理能力；而多元文化諮商能力是指：與來自不同文化和種族背景的個案有效和敏感地合作所必需的技能（Lee et al., 2009）。一般來說，靈性和宗教構成了多元文化諮商能力領域的一個主要領域。

關於靈性與宗教的關係，Miller 與 Thorsen（2003）認為靈性與宗教之間有關連，但將靈性區分為一種個人現象，宗教區分為一種社會現象。根據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ASERVIC）說明了靈性包括一個人的創造力、成長和價值系統發展的能力，並提及靈性包括經驗、信仰和實踐，可從心理、宗教和超個人的各種角度來探討，雖然靈性通常通過文化來表達，但它既先於文化，又超越了文化。

為此，CACREP 在第九個核心課程領域增加主題為「靈性與宗教」，論述了對心理衛生、社區諮商、學校諮商與家婚諮商碩士課程，和對諮商員教育和督導博士課程的培訓中，提出可以將更多的重點放在這種能力上。包含清楚地理解種族和其他多樣性特徵的作用，例如靈性和宗教以及社會經濟、群體、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CACREP, 2019）。而且在整個共同的核心課程領域標準中，都應注意靈性以及其他多樣性領域與文化相關的策略。例如：在社會和文化多樣性領域，強調促進人類靈性、思想或身體最佳健康和成長的文化支持行為，以及在人類成長和發展領域，關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的需求及研究。

CACREP 的認證標準將靈性定義為：一種與更高權力或比自己更大的實體的關係或信仰的感覺，涵蓋了對整體與和諧的追求。該定義見於諮商員教育的多樣性與倡導 E.1 節指出：諮商師了解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發展，包括移民身份、身障或疾病、特殊能力或資優，不同文化背景、靈性和家庭狀況。其中，根據 ASERVIC（n.d.）所述靈性是對所有人來說都是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和傾向，這種靈性傾向將個人推向知識、愛、意義、和平、希望、超越、連結、慈悲、幸福和整體。

本研究所使用的靈性定義，參考 Cashwell 與 Young（2011）將靈性定義為：體驗自我超越和對神聖卓越意識的普遍人類能力，從而推動更大的自我和他人的慈悲與愛的增長。由於靈性與宗教之間可能存在重疊（Miller & Thorsen, 2003），這為諮商師培訓的實際應用也增加了另一層複雜性。本研究使用靈性一詞作為各種信仰、宗教和

靈性表達的包羅萬象的名詞，以注意所有可能不屬於特定宗教的人，有時為了因應文意，而適時呈現此二名詞。

三、本土多元文化諮商逐漸重視靈性

在當今的諮商領域，大多數專業人士支持諮商中處理個案的靈性問題的能力之重要性（Sauerheber et al., 2014; Young et al., 2007）。許多研究也指出，靈性和個人的心理（Harris et al., 2015; Salsman et al., 2015; Snider & McPhedran, 2014）、生理（Feuille & Pargament, 2015; Park et al., 2015; Rafferty et al., 2015），及幸福感（曾貝露，2000；Fukui et al., 2012; Roh et al., 2013）之間存在密切關係。

本土多元文化諮商逐漸重視靈性對人心理健康的影響，諮商學術界對於多元文化諮商工作者如何面對自身的靈性經驗、如何體驗生活中的靈性、如何融入靈性於諮商教育實務中，是當前諮商學者共同面臨的議題。諮商的目的包含幫助當事人學會以適宜的方式因應所遭遇的困境。而當許多人在疾病、意外、老化以及臨終等重大失落的關鍵時刻，被迫重新審視個人在靈性上的信念。葉怡梅、陳婉真（2014）曾在九二一地震對受創者心理症狀與創傷後成長之評估，發現受創後對於靈性層面的事物有更多地瞭解。

在諮商中觸及靈性議題時，諮商師更需以自己為工具，在諮商中反思、回饋，並接觸內在自我，包括對個人靈性信念的了解。陳秉華等人（2018）回顧了臺灣過去 30 年諮商界對融入靈性於心理諮商之相關研究，作出文獻整理與闡述，包含靈性在臺灣社會民眾的普遍與多元性、以及在臺灣發展有文化觀點的融入靈性之諮商模式，以及建構融入靈性之諮商本土化及多元靈性諮商的對話平台等。研究者呼籲諮商心理專業人員，需開始注意在諮商中融入靈性議題，也需要接受融入靈性的諮商訓練，以具備對有需要案主提供服務的能力。

靈性對助人工作者而言，會廣泛影響生活各層面，由待人處事、個案的工作，乃至生命意義、人性觀、世界觀，引導我們如何「成為一個人」，成為一位諮商師，並影響如何實踐在生命的旅程中（陳秉華等人，2017）。靈性隱含著整體健康層面且為核心的部分，身體、心理與靈性是不可分的整體，諮商中觸及靈性能支持諮商關係，使個案感受到愛和內在自我的力量。此外，國內有三篇研究探討諮商心理人員提供融入靈性的心理諮商訓練課程為提升諮商人員對個案提供靈性處遇之能力（陳秉華等人，2016；陳秉華等人，2013；詹杏如等人，2015）。由此看來，隨著諮商中多元文化重要核心向度的發展，靈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並作為更深入了解個案的文化背景的必要條件。在諮商實務和諮商師教育計劃中，探索靈性問題的意識和意願逐漸增加。個

案的靈性歷程被認為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從一個人整體的角度來看，需要關注全人的身心靈。

貳、靈性在諮商中的意義與研究

一、靈性在多元文化諮商中的潛在意義

事實上，諮商師經常與個案一起面對靈性問題。例如，Rose 等人（2008）報告稱，超過 50% 的個案受訪表達希望在諮商期間討論靈性問題。Post 等人（2009）從 PsycINFO 回顧了 18 篇心理治療中靈性的實證研究表明，心理師對個案想要討論的靈性問題持開放態度是相當重要的，並且使用靈性對某些個案的處遇可以是傳統的有效輔助介入策略。從許多靈性在諮商中的處遇相關實證研究（Avants et al., 2005; Coelho et al., 2007; Murray-Swank & Pargament, 2005; Richards et al., 2006）亦發現，靈性問題在諮商是相關的，在倫理上也是適當的，尤其與不同族群的個案諮商中具有潛在的重要意義。

相對地，忽視靈性、信仰和反移情等問題容易影響諮商過程（ASERVIC, 2019; Casquarelli & Benoit, 2017; Matthews & Snow, 2018），也代表忽視個案的靈性觀點在文化上是不敏感的。所以諮商師對個案敏感度和尊重討論靈性議題，可以潛在幫助諮商師更了解個案靈性觀點的意義和重要性。此外，在諮商中探索靈性問題亦傳達了諮商個案的信念是有價值的，可以公開討論，而不是輕視、忽視或被視為病態的（Richards & Bergin, 2000; Watts, 2001）。

諮商員需要更多地了解當事人的靈性生活，許多傳統的諮商理論沒有完全涵蓋多元文化的各個面向，甚至沒有考量文化多元的因素（Arciniega & Newlon, 2003）。而且靈性議題常是當事人世界觀的重要成分，是諮商員從現象的角度去瞭解個人的信念、價值觀與世界觀時需要加以納入的，特別是與來自跟諮商員不同文化背景的當事人諮商時，在尋找介入點與協助當事人面對困境時需要考量的成分。當諮商員假設靈性或信仰與當事人的問題無關，而忽視他們特定靈性生活的文化影響力時，諮商員可能減低諮商關係的建立，並且忽略了潛在有效的介入策略（Burke et al., 1999）。

然而大多數前來諮商服務的個案都有精神信仰基礎（Cashwell & Young, 2011; Richards & Bergin, 2000），許多尋求諮商的個人，會希望將他們的靈性或世界觀融入他們追求心理健康的諮商當中（Aten & Hernandez, 2004; Worthington & Sandage, 2001）。個案對探索靈性問題的興趣以及在評估個案靈性背景問題的的訊息，對於幫助諮商師了解個案的靈性和價值觀可能與他們目前的問題的相關性至關重要，並且還可以為建構個案生活的解決方案提供引導。

二、靈性在諮商中的實證研究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10）的倫理守則中，提到宗教信仰與靈性是人多樣性的一個元素，與人本身的成長及發展是不可分割。而根據美國諮商學會（ACA, 2014）說明諮商師應該尊重並敏感關注個案的多樣性。因此，多元文化諮商的理論、實務與研究，應該擴展到包括宗教和靈性多樣性的問題。

當代諮商專業人員除了多元文化能力之外，還需要面對諮商師靈性能力的發展問題，因為在諮商中探討靈性需求，對個案的幸福感有實質益處（Bormann et al., 2012; Fukui et al., 2012; Harris et al., 2015; Salsman et al., 2015; Snider & McPhedran, 2014）。許多研究人員（Aranda, 2008; Bhui et al., 2008）談到了靈性與增加身心健康的顯著關係。Pant & Srivastava（2019）針對印度 300 名大學生進行靈性和心理健康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該研究也發現靈性和心理健康之間存在顯著相關。並且在壓力和生活危機時期，Richards & Bergin（2000）建議使用靈性因應技巧，如使用冥想、讀經或祈禱的人比不使用的人產生更好的和自我調適保健策略。

而 Mahmood 等人（2018）研究人力資源開發內有關靈性智力進行了文獻主題回顧，發現靈性處遇會培養人力資源，從整體上會產生更好的績效。由此可見，靈性和宗教可以對一個人的整體健康產生積極影響，並且可以在人們面臨生存危機時提供支持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由於靈性價值觀可以在人類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這些價值觀應被視為諮商的重要資源。

參、整合諮商學派中的靈性基礎

一、本土諮商靈性取向

為了解在諮商中談到靈性的諮商師定位以及給予個案適切的協助，諮商師在自我覺察與省思中，首先需要先認識自我的靈性觀，以及了解在諮商中的感受與企圖。如同在多元文化脈絡下談到種族或性別時，面對多元以及與自己不同的個案時，能夠了解並檢視自我的多元文化觀點，例如：在諮商中是否感到自在，諮商中是否意圖導正個案，以及是否具備專業知識與尊重接納的態度。為了強調諮商師進入靈性對話前所需整合個人的靈性立論基礎，以下說明東西方諮商心理學派的靈性觀點。

從臺灣大環境的混沌多變中，國內本土文化夏允中等人（2018）提出四大存有問題：我是誰？我的人生處境是什麼？我為什麼會受苦？我如何得到救贖與解救？建構了靈性與生涯的本土化理論來闡述靈性與安身立命；並應用在處在自我統整階段且面

臨生涯選擇與定向的本土青年上，如何在不斷遞變的世界中「安身立命」，成為生涯的核心議題（劉淑慧，2016）。

華人儒家仁愛思想在社會關係中的地位，其內涵建立在基本人倫關係上的思想體系，其倫理性的表現在於對社會關係的區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關係不僅是儒家對社會關係的認識，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宗法制度統治的基本結構。儒家認為仁愛是認識和處理一切社會關係的根本，仁愛處於核心的地位。可以看出，捨己、謙虛、包容、忍耐和無私的愛，人與人的愛在表現在以利他為出發點，保有個人的美德。對現實的反思帶來了愛的需要及其終極價值和意義。可以說利他的內涵是對現實世界的超越。

近年來，許多西方心理學家不約而同地提出對靈性經驗的重視，並朝向研究東方思想，應用東方的禪學如冥想、呼吸、瑜珈以及易經的人與天地萬物相和的觀點，作為諮商介入策略。完形治療所植基的現象學與存在思想的心理治療學派，結合了東方道家無為的哲學思想與禪的精神，朝向東方哲學與對超個人精神的了解。因此特別重視對此時此地經驗的自我覺察，使得個體能與自我及環境保持良好的接觸，著重在此時此地經驗及自我覺察能力的提升，並和自己的存在對話式的接觸（Joyce & Sills, 2018），而真實成為整合的人。

二、西方心理學派的靈性觀點

從許多著名的西方諮商學派的論點來看，首先，談到存在主義學者 Frankl（1967）在 *Logotherapy* 所說的，藉著創造、藉著經驗以及藉著受苦的態度價值，發現存在的意義並回答了人類受苦的問題，他認為人的本質在於「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把人類精神定義為自由和意志，認為人的精神是為了追求意義而奮鬥（Lewis, 2020）。存在主義背景下的 Gilligan-Cuddy（2018）的研究對象包括心理學家亞隆、弗蘭克、羅洛梅等，他並鼓勵諮商師在諮商關係中與靈性層面相遇，深入探索他的靈性以充分理解人的本性的角色，作為諮商目標的核心。

其次，阿德勒個體心理學（Adler, 1954）認為信仰可以促進社群生活，並提供一種歸屬感。意即信仰儀式可以通過更大群體的保佑來促進個人的福祉。在理想情況下，信仰可以提供靈性和情感的恢復。Mansager 等學者（2002）認為個人對生命任務的反應顯示出他們賦予生命的意義，以表達個人的終極價值與靈性。

而分析心理學派的創始人榮格認為靈性是一個動態的狀態，表現在自我（Self）的過程中，同時靈性也是人性發展的最高目標，榮格亦提出共時性（synchronicity），一種有意義的巧合、非因果的關聯，以及神秘性的因素。當心靈中某些事物，將在物理現象死亡之後，繼續延續下去（Corbett & Stein, 2005）。

最後，人本主義心理學的 Rogers 和 Maslow 晚年也都在自己的理論中加入了自我超越及靈性的探討。Rogers（1957）則提出重要概念無條件的正向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相信愛與關懷的本身就有足夠的驅力，促使一個人真正的成長，而不是以外在的價值制約人的行為或以關係的期待作為條件。後來，Maslow 認為人需要一種比我們更偉大的，人可以因之超越自我，更可以為之投身奉獻，進而體驗生命的意義，而超越的這個層面即是靈性。

綜上所述，西方主流心理學晚期對靈性提出觀點，涵蓋自我超越、身心靈整合、自由意志；而華人靈性觀重視安身立命、自我修養、捨我利他。在發展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理論的同時，也為了在華人多元文化下的諮商師，定位自我的靈性取向與諮商風格，以便給予個案適性的幫助。因此，如何在既有的多元文化諮商論述和實徵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理論，藉由中西會通後的創新思維，發展出嶄新與現代化的華人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策略，並持續東西方靈性心理科學界交流與對話，是當前本土化學術研究的展望之一。

肆、本土多元文化諮商具備靈性核心能力面向

為響應多元文化諮商領域的專業要求，目前已經建立和提升了諮商師的關鍵知識和技術的能力。2001 年 CACREP 認可靈性領域作為主要的諮商能力，提出九種諮商員處理個案宗教與靈性的能力納入諮商師教育（CACREP, 2001）。而 ACA 的分會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ASERVIC）在 2009 年舉行第二次靈性高峰會議，提出修正後的諮商員處理個案宗教與靈性的能力包括六個靈性能力內容。

雖然 ACA 的分會 ASERVIC 將靈性和宗教視為重要因素，但大多數諮商師似乎並不了解這些的能力（Bohecker et al., 2017; Reiner et al., 2014）。那些了解能力的人可能無法在諮商師培訓中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也較少在諮商環境中使用它們（Bohecker et al., 2017）。靈性能力不僅是諮商培訓計劃可以教學和臨床應用的能力之一，而且是確保諮商師倫理實踐的必要因素。因此，研究者探討本土多元文化諮商師所應具備 ASERVIC 架構的靈性能力面向。

一、本土多元文化和世界觀的理解

文化代表了某個群體所共有的集體習俗、規範、價值觀和世界觀，靈性和宗教是在這種文化的背景下所感知和實踐的。ASERVIC（2009）指出專業的諮商師能解釋在靈性和宗教之間的相似與相異性，包括不同的靈性系統中的基本信念、世界上主要的

宗教信仰、無神論等，此外，專業的諮商師能辨識出會影響當事人心理社會功能及世界觀的靈性或宗教的信念，或是沒有靈性和宗教信念對當事人的影響。

在多元文化的臺灣社會中，新一代的多元文化諮商師將融合自身成長經驗，包含東西文化及靈性信仰的融合，跨越了彼此文化的界線。而文化是一套人為的意義與價值體系，其背後必然有相應的心理需求為基礎，各種具普同性的個人深層心理需求，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可展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面貌或滿足方式（曹惟純、葉光輝，2017）。著名的文化心理學家 Shweder 等人（1998）強調文化心理學的基本主張是：「一種心智，多種心態（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可用來解釋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深層心理結構與需求。華人本土文化正是於多種心態之中的一種文化表現形式。

為了理解本土多元文化和世界觀，夏允中等學者（2018）發現靈性成長導引離苦、宗教給出世界觀和生涯觀並且人在世間活出靈性。為了提供心理與靈性的適當協助，諮商工作者必須要能對這些差異有所覺察，也就是諮商工作者要在了解每個人的存在都是獨特的基礎下，提供能服膺當事人的世界觀與生死觀的協助（Lair, 1996）。靈性與信仰影響著個案的世界觀，因此理解個案對信仰或更高的力量的看法可以成為諮商的資源。

多元文化諮商師為了增進本土多元文化和世界觀的理解，可以從事文化共融活動（包括體驗靈性學習活動）。Sue & Sue（2016）認為文化共融體驗可能有助於提高對新價值和信仰體系的敏感度，特別是不同世界觀的人們之間存在跨文化關係時。因此，鼓勵多元文化諮商師參加靈性的團體，因為這些團體，反映個案的信仰體系和世界觀有本質的不同。諮商師在整個體驗過程中反思自己的感受、想法和偏見，以了解不同靈性文化的細微差別，培養對個案的靈性觀點的敏感度，並更有效地表現出對本土多元文化個案的文化同理心。Hull 等人（2016）認為諮商師可以回顧文化共融體驗參與的經歷並在反思中檢視這個經歷如何挑戰您的信念、價值觀或偏見，從個案文化的靈性信仰中了解到什麼，以及經過這次體驗所獲得的啟發如何從這種靈性角度在諮商中提供為個案更適切的介入方法。

二、華人文化的發展模式和靈性發展

由於諮商建立在人類發展理論的基礎上，諮商師需要認識到靈性和宗教發展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作用。諮商師需要了解人類發展中，無論是自我、社會、道德、認知、情感還是靈性的相互關係。ASERVIC（2009）提出諮商師可描述適用於靈性和宗教的發展模式，並說明其與人類發展的相關性。

所以在諮商實務中理解華人文化的內在機制，對於華人信仰與修養機制，追溯其文化系統，以便建構具有理論一致性的本土心理學模型。例如，Hwang（2011）提出

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建構本土心理學理論、鍾文佳等（2019）所建構儒釋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模式、張蘭石（2018）以儒家修養曼陀羅模型架構分析華人殯儀傳統中「天」「鬼神」雙重信仰之機制，以及陳秉華、黃瑩暖（2017）建構儒家文化基督宗教取向諮商模式。原因是人的發展與靈性發展之間存在著聯繫，了解華人文化的內在機制，有助於處遇個案靈性發展的題材。

因此，在諮商中涉及文化問題時，諮商師在特定的信仰發展理論模式中，應兼顧主體與外在情境脈絡因素的過程模式，包含華人信仰之文化系統，將靈性信仰概念化或通過人類發展視角了解諮商師自我的角色和立場，將有助於多元文化諮商師在諮商技術和諮商專業的倫理運作和發展。

三、本土諮商師的靈性自我覺察

多元文化諮商師需要進行自我覺察，以避免自己的價值觀和偏見影響對個案的看法和關懷。諮商師的靈性自我覺察可能影響將靈性問題帶到諮商中的個案。因此，諮商師在倫理和專業上需要了解建立專業能力界限，包括了解宗教諮商與融入靈性的諮商的不同。ASERVIC（2009）描述一位專業諮商師會願意主動探索自己對於靈性和宗教的態度、信念與價值觀、持續不斷地評估自己本身在靈性和宗教的信念與價值觀對於當事人和諮商過程中的影響，並清楚自己在理解當事人對靈性和宗教的觀點上的限制。因此，諮商師若能探索他們自己的精神信仰並能描述與檢視自己靈性發展，便能與個案合作與建立諮商關係，而不至於將自我的價值觀強加給他們的個案。

許多研究發現諮商師理解和評估他們的價值觀、信仰和靈性意識形態有助於對個案和諮商關係的影響（Aten & Hernandez, 2004; Bernard & Goodyear, 2009; Bishop et al., 2003）。包括覺察自我的刻板印象和偏見、評估反移情，並發展跨文化個案的處遇策略。Briggs 與 Rayle（2005）建議讓諮商師可以反思或寫出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可以促進他們對自己的信念和實踐的評估以及進一步的諮商師專業認同。此外，這項活動可以支持專業發展，並可以促進諮商師與個案的合作。

Hull 等人（2016）提供以下陳述作為靈性家系圖的練習，包含描述最早的靈性或宗教記憶、描述家人如何解決您家中的靈性問題、如何找到生活的意義或目的、描述生命中最深刻的靈性經驗時刻、如何發展自己的靈性、描述在為不同的個案提供諮商時，靈性如何成為優或缺點。可見，與多元文化諮商的其他方面一樣，鼓勵諮商師自我覺察，不企圖讓個案接受自己的觀點，學會從個案的角度來看，了解自己，和自己在諮商關係中所受的影響，像了解不同種族一樣，了解不同個案的靈性觀點。

四、不同類型靈性需求的個案溝通和合作

一個專業稱職的諮商師，會學習如何與在靈性上不同類型的個案溝通。個案可能會就其靈性和信仰價值觀傳達不同的情感、想法或事件。在這種情況下，諮商師需要提供一個可以接納及不批判的環境來促進這種溝通，並能夠指出可能導致個案擔憂根源的細微差別。而處理個案的靈性信仰有助於達到諮商目標，諮商師的任務是與個案對話中的靈性表達保持一致。因此，ASERVIC（2009）說明了諮商師應具備與當事人談論靈性和宗教的接納度與敏感度，運用與當事人一致的靈性和宗教的概念，來接納當事人，並在適當的時機提出當事人在靈性和宗教中的主要議題。

作為持續尊重多樣性的諮商師，在倫理上諮商師被要求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觀、態度、信仰和行為，以及個案所持有的價值觀。為此，諮商師必須有效地傳達諮商關係的界限和限制（ACA, 2014）。此外，理解個案的世界觀相關的溝通技巧對於諮商師的專業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當它們與多元文化能力相關時（Hage, 2006）。

在諮商中觸及靈性議題時，個案可能因諮商師對於靈性議題的語言使用感到不舒服，而不願意深入表達。因此，諮商師對諮商過程中，使用「語言」或「符號」也需開始反思，例如過程中是否使用不恰當的語言或文字表達，而影響個案信任諮商師處理靈性議題的能力，或是，諮商師本身缺乏對靈性議題的培訓或敏感靈性的相關議題，而不經意地不尊重個案的靈性信仰或習俗（Hodge, 2013）。在諮商中以特定宗教的一般術語來對待靈性是不夠的。因為靈性的多樣性要求人們用他最容易理解的語言與每個人交談，並且在表達和體驗靈性方面最個人化。追求靈性的人用自己的語言與每個人交談。這正是為什麼靈性儘管具有整體性的開放性，但必須從個性的角度來看待。在這種方法的架構內，個人取向的多樣性決定了靈性的內在多樣性。因此，面對不同類型靈性需求個案，具有靈性視野的多元文化諮商可以敏感到多樣與多元化，具有深層的文化同理心，欣賞與重視彼此的差異，並能在與擁有不同觀點及想法的個案闡釋及語言溝通時，提升多元合作的效益。

五、個案問題的靈性議題評估

在諮商中，評估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貫穿整個諮商關係，諮商師力求全面了解個案的身、心、靈。在靈性和信仰背景下，諮商師會評估可能導致個案問題的靈性問題，或嘗試利用個案的靈性資源來幫助治療。ASERVIC（2009）指出在初次晤談與評估的過程，專業諮商師能從當事人或其他管道蒐集當事人在靈性和信仰的觀點。Gomi 等人（2014）提出靈性評估的實用建議，包括一般原則和具體評估問題：1.在諮商中徵得個案許可 2.為這個主題邀請個案 3.可利用家庭面向的問題評估 4.透過諮商自然的對話探索靈性主題 5.探索個案的靈性優勢和資源。

Pargament (2011) 則說明心理諮商中靈性議題的評估應包含：靈性在個案生活中的比例、個案在靈性層面上與他人建立的關係、靈性與個案問題間的關係、靈性與個案解決方案間的關係。靈性評估問題在特徵上包括靈性、宗教和信仰等名詞，例如意義、目的、希望、和平、喜悅等，這種評估策略對於快速了解個案的信仰、實踐和靈性歷史非常有用 (Gomi et al., 2014)。同時，研究者也建議多元文化諮商師結合靈性能力量表的自我評估，可以增強諮商師對靈性語言的初始感知等許多變項的理解。

六、靈性障礙的診斷和治療

為了診斷和治療靈性障礙，心理師需要了解靈性和信仰問題可以是力量和應對的來源，也可以是個案提出問題的一個因素。諮商師被要求熟悉與個案的信仰一致的靈性和宗教處遇。此外，心理師需要意識到潛在的靈性和宗教衝突，這些衝突可能會導致個案感到絕望，這可能表現為抑鬱或焦慮。ASERVIC (2009) 提出在診斷時，心理師若能辨識當事人在靈性和宗教的觀點，便可以增進當事人的安全感、促進問題解決、減緩症狀惡化。心理師所設定的諮商目標與當事人的靈性與宗教觀點一致，並有能力根據當事人對靈性和宗教的觀點來修改治療方式，並在當事人同意且適當的時機之下，利用靈性和宗教做為諮商技術。同時，心理師可以在諮商中加入支持當事人的靈性和宗教觀點的理論和研究。

Dailey 等人 (2014) 考慮文化變項對人類功能和評估的影響，在臨床評估時，通常以諮商專業的效能和持續時間來決定 (Dailey et al., 2014)。由此可見，多元文化諮商師需要理解和確定靈性與信仰等文化變項對心理健康的評估和諮商可能的影響，

伍、結語

身為一位受到華人文化深厚影響的本土諮商心理學者，如何對臺灣目前多元社會背景下的群體之心理與行為有深入的觀察與理解，認識本土的文化價值與療癒方法，並就西方諮商理論與技術予以融會貫通和本地文化互相融合。研究者撰寫本文的目的，試圖呼籲本土多元文化諮商師，增加對諮商中靈性的關注和視野，能從諮商學派的靈性看法整合個人的靈性取向，在諮商中觸及靈性議題時，著重以當事人文化為主體、諮商師文化為客體的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為定位，此外，因應諮商倫理與文化敏感度，文中探討本土多元文化諮商師所應具備 ASERVIC 架構的靈性能力面向。期盼以靈性的觀點和實踐的形式，促進多元文化諮商的專業化，在個人和社會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上述對多元文化諮商中靈性的視野和專業能力，研究者認為身為一位多元文化諮

商師，只有在個人能做到在自己身上找到尊嚴和終極價值時，才有可能在個案身上帶來影響力。

參考文獻

- 夏允中、劉淑慧、王智弘、孫頌賢（2018）。靈性與安身立命：從四大存有問題建構靈性與生涯的本土化理論。**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1**，1-26。
- 張淑芬（2017）。融入基督宗教靈性觀之心理諮商歷程分析：以家庭關係諮商為例。**教育心理學報**，**49**（2），243-266。
- 張蘭石（2018）。儒家修養曼陀羅模型：華人殯儀傳統中「天」「鬼神」雙重信仰之機制的分析架構。**本土心理學研究**，**50**，3-58。
- 曹惟純、葉光輝（2017）。孝道觀念在多元文化諮商中的應用。載於陳秉華（主編），**多元文化諮商在臺灣**（初版，頁175-214）。心理。
- 陳秉華、范嵐欣、詹杏如、范馨云（2017）。當靈性與心理諮商相遇——諮商師的觀點。**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8**，5-36。
- 陳秉華、黃奕暉、范嵐欣（2018）。融入宗教／靈性的心理諮商在臺灣：回顧與展望。**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3**，45-79。<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8100053003>
- 陳秉華、范嵐欣、詹杏如（2016）。融入宗教／靈性的基督徒諮商員教育課程之成果評估。**教育心理學報**，**47**（4），501-523。
- 陳秉華、黃瑩暖（2017）。儒家文化基督宗教取向諮商模式建構。載於陳秉華（主編），**多元文化諮商在臺灣**（頁58-612）。心理。
- 陳秉華、程玲玲、范嵐欣、莊雅婷（2013）。融入基督信仰的靈性諮商課程暨成果評估。**教育心理學報**，**44**（4），853-874。
- 陳秉華、詹杏如、范嵐欣、Mullahy, M. J.（2015）。基督徒諮商師融入靈性的諮商實務經驗。**教育心理學報**，**46**（4），565-587。
- 曾貝露（2000）。青少年宗教態度、價值導向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葉怡梅、陳婉真（2014）。「創傷後成長量表」編製之研究——以九二一地震為例。**德明學報**，**38**（2），25-45。
- 劉淑慧（2016）。變易的力量 e 時代的生涯籌劃。張老師文化。
- 鍾文佳、郭怡芬、夏允中（2019）。建構儒釋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模式。**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4**，50-90。<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9010054003>
- Adler, A. (1954).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WB Wolfe, Trans.). Fawcett Premi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4). *ACA code of ethics*.
<http://www.counseling.org/docs/ethics/2014-aca-code-of-ethics.pdf>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2010 amendments*. <http://www.apa.org/ethics/code/index.aspx>
- Aranda, M. P. (2008).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Health and Social Work, 33*, 9-21.
- Arciniega, G. M., & Newlon, B. J. (2003).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Multi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D. Capuzzi & D. F. Gross (Eds.),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ies and interventions* (3rd ed., pp. 417-441). Upper Saddle River.
-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 (2019). *Competencies for addressing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issues in counseling*. http://www.aservic.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ASERVIC-Spiritual-Competencies_FINAL.pdf
-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 (2009). *Competencies for addressing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issues in counseling*. <http://www.aservic.org/resources/spiritual-competencies/>
-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 (n.d.). *ASERVIC white paper*. <http://www.aservic.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ASERVIC-WHITE-PAPER.pdf>
- Aten, J. D., & Hernandez, B. C. (2004). Addressing religion in clinical supervision: A model.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1*, 152-160.
- Avants, S.K., Beitel, M., & Margolin, A. (2005). Making the shift from “addict self” to “spiritual self”: Results from a stage 1 study of spiritual self-schema (3-S)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addiction and HIV risk behavior. *Mental Health, Religion and Culture, 8*, 167-177.
- Bernard, J. M., & Goodyear, R. K. (2009). *Fundamentals of clinical supervision* (4th ed.). Allyn & Bacon.
- Bhui, K., King, M., Dein, S., & O'Connor, W. (2008). Ethnicity and religious coping with mental distres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7*, 141-151.
<https://doi.org/10.1080/09638230701498408>
- Bishop, D. R., Avila-Juarbe, E., & Thumme, B. (2003). Recognizing spirituality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counselor supervision. *Counseling and Values, 48*(1), 34-47.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03.tb00273.x>
- Bohecker, L., Schellenberg, R., & Silvey, J. (2017).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The ninth CACREP core curriculum area. *Counseling and Values, 62*(2), 128-143.

- Bormann, J. E., Liu, L., Thorp, S. R., & Lang, A. J. (2012). Spiritual wellbeing mediates PTSD change in veterans with military-related PTS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 496-502. <https://doi.org/10.1007/s12529-011-9186-1>
- Briggs, M. K., & Rayle, A. D. (2005). Incorporating spirituality into core counseling courses: Ideas for classroom application. *Counseling and Values*, 50(1), 63-75.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05.tb00041.x>
- Burke, M. T., Hackney, H., Hudson, P., Miranti, J., Watts, G. A., & Epp, L. (1999).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CACREP curriculum standard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7(3), 251-257.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1999.tb02448.x>
- Carter, R. T., Johnson, V. E., Muchow, C., Lyons, J., Forquer, E., & Galgay, C. (2016). Development of classes of racism measures for frequency and stress reactions: Relationships to race-based traumatic symptoms. *Traumatology*, 22(1), 63-74. <https://doi.org/10.1037/trm0000057>
- Cashwell, C. S., & Young, J. S. (Eds) (2011). *Integrating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in counseling: A guide to competent practice* (2nd ed.).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Casquarelli, E. & Benoit, S. (2017). *When beliefs conflict: Interfaith counseling*. <http://www.aservic.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When-Beliefs-Conflict-Handout.pdf>
- Coelho, H.F., Canter, P.H., & Ernst, E. (2007).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Evaluating current evidence and informing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5, 1000-1005.
- Comas-Díaz, L., Hall, G. N., & Neville, H. A. (2019). Raci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and heal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4, 1-5. <https://doi.org/10.1037/amp0000442>
- Constantine, M. G. (2000). Social desirability attitudes, sex, and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as predictors of self-reported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8(6), 857-872.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000286008>
- Corbett, L., & Stein, M. (2005). Contemporary Jungian approaches to spiritually oriented psychotherapy. In L. Sperry & E. Shafranske (Eds.), *Spiritually oriented psychotherapy* (pp. 51-73).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2016). *CACREP accreditation manual*. Author.
-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Programs (2009). *2009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Author.

-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2019). *About CACREP*. <https://www.cacrep.org/about-cacrep/>
- Dailey, S. F., Gill, C. S., Karl, S. L., & Barrio-Minton, C. A. (2014). *DSM-5 learning companion for counselors*.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Daniel, C., & Fitzpatrick, M. (2013). Integrating spirituality in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Canadi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47(3), 315-341.
- Feuille, M., & Pargament, K. (2015). Pain, mindfulness, and spiritualit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mparing effects of mindfulness and relaxation on pain-related outcomes in migraineur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 1090-1106. <https://doi.org/10.1177/1359105313508459>
- Frankl, V. E. (1967). Logotherapy and existentialism.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4(3), 138-142. <https://doi.org/10.1037/h0087982>
- Frankl, V. E. (2010). *Psychoanalysis and existentialism: From psychotherapy to logotherapy*. Fund of Economic Culture.
- Fukui, S., Starnino, V. R., & Nelson-Becker, H. B. (2012). Spiritual well-being of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The role of religious attendance, social network size, and sense of control.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48, 202-211. <https://doi.org/10.1007/s10597-011-9375-z>
- Gilligan Coudy, M. (2018). *Counsellors' skills in existentialism and spirituality*. Balboa PR.
- Gomi, S., Starnino, V. R., & Canda, E. R. (2014). Spiritual assessment in mental health recovery.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50(4), 447-453.
- Hage, S. M. (2006). A closer look at the role of spirituality in psychology training program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7, 303-310.
- Harris, J. I., Nienow, T., Choi, A., Engdahl, B., Nguyen, X. V., & Thuras, P. (2015). Client report of spirituality in recovery from serious mental health.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7, 142-149. <https://doi.org/10.1037/a0038538>
- Hodge, D. R. (2013). Implicit spiritual assessmen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assessing client spirituality. *Social Work*, 58(3), 223-230. <https://doi.org/10.1093/sw/swt019>
- Hull, C. E., Suarez, E. C., & Hartman, D. (2016). Developing spiritual competencies in counseling: A guide for supervisors. *Counseling and Values*, 61(1), 111-126.
- Hwang, K.-K. (2011).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Psychological Studies*, 56(4), 329-334. <https://doi.org/10.1007/s12646-011-0110-1>
- Joyce, P., & Sills, C. (2018). *Skills in Gestalt counselling & psychotherapy*. Sage.

- Kuo, B. C. H., & Arcuri, A. (2014). Multicultural therapy practicum involving refugees: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on of a training model.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42, 1021-1052.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134916109>.
- Lair, G. S. (1996). *Counseling the terminally ill: Sharing the journey*. Taylor & Francis.
- Lee, H. K., Veach, P. M., & LeRoy, B. S. (2009). An 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genetic counselors' supervision skills and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e. *Journal of Genetic Counseling*, 18, 287-299. <https://doi.org/10.1007/s10897-009-9219-y>
- Lewis, M. H. (2020). *Viktor Frankl and the book of job: A search for meaning*. ISD LLC.
- Mahmood, A., Arshad, M. A., Ahmed, A., Akhtar, S., & Khan, S. (2018). *Spiritu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with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 thematic review*.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 Matthews, C. & Snow, K. C. (2018). *The dangers of spiritual abuse*. <http://www.aservic.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Dangers-of-Spiritual-Abuse-handout.pdf>
- Mansager, E., Gold, L., Griffith, B., Kal, E., Manaster, G., McArter, G., Powers, R. L., Schnebly, L., Schneider, M. F., & Silverman, N. N. (2002). *Spirituality in the Adlerian forum*.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58(2), 177-196.
- Miller, W. R., & Thoresen, C. E. (2003).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health: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American Psychologist*, 58(1), 24-35.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8.1.24>
- Murray-Swank, N.A., & Pargament, K.I. (2005). God, where are you? : Evaluating a spiritually-integrated intervention for sexual abuse. *Mental Health, Religion and Culture*, 8, 191-203.
- Pant, N., & Srivastava, S. K. (2019). The impact of spiritual intelligenc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n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8(1), 87-108.
- Pargament, K. I. (2011). *Spiritually integrated psychotherapy: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sacred*. Guilford press.
- Park, C., Sheman, A. C., Jim, H. S. L., & Salsman, J. M. (2015). Religion/spirituality and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cancer: Cross-domain integration, unresolved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ancer*, 121, 3789-3794. <https://doi.org/10.1002/cncr.29351>
- Ponterotto, J. G., Fietzer, A. W., Fingerhut, E. C., Woerner, S., Stack, L., Magaldi-Dopman, D., Rust, J., Nakao, G., Tsai, Y. T., Black, N., Alba, R., Desai, M., Frazier, C., LaRue, A., Liao, P. W. (2014).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MPI).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6, 544-558.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2013.843181>

- Post, B. C., & Wade, N. G. (2009).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psychotherapy: A practice-friendly review of researc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5(2), 131-146.
- Rafferty, K. A., Billing, A. K., & Mosack, K. E. (2015).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health: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appraisals, and coping for individuals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4, 1870-1885. <https://doi.org/10.1007/s10943-014-9965-5>
- Reiner, S. M., & Dobmeier, R. A. (2014). Counselor prepar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Counseling and Values*, 59, 192-207.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14.00051.x>
- Richards, P.S., Berrett, M.E., Hardman, R.K., & Eggett, D.L. (2006). Comparative efficacy of spirituality,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upport groups for treating eating disorder inpatients. *Eating Disorders*, 14, 401-415.
- Richards, P. S., & Bergin, A. E. (2000).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Ridley, C. R., & Lingle, D. W. (1996). Cultural empathy in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model.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 (pp. 21-46). Sage.
- 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 95-103. <https://doi.org/10.1037/h0045357>.
- Roh, S., Lee, K. H., & Yoon, D. P. (2013). General well-being of Korean immigrant el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ness/spiritu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39(4), 483-497.
- Rose, E. M., Westefeld, J. S., & Ansley, T. N. (2008). Spiritual issues in counseling: Client beliefs and preference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5(1), 18-33. <https://doi.org/10.1037/1941-1022.S.1.18>
- Salsman, J. M., Pustejovsky, J. E., Jim, H. L., Munos, A. R., Merluzzi, T. V., George, L., Park, C. L., Danhauer, S. C., Sherman, A. C., Snyder, M. A., Fitchett, G. (2015).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spirit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cancer. *Cancer*, 121, 3769-3778. <https://doi.org/10.1002/cncr.29350>
- Sauerheber, J. D., Holeman, V. T., Dean, J. B., & Haynes, J. (2014). Perception of counselor educator about spiritual competenci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 33(1), 70-83.

- Shweder, R. A., Goodnow, J., Hatano, G., LeVine, R., Markus, H., & Miller, P. (1998).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velopment: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In W. Dam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I). Wiley.
- Snider, A., & McPhedran, S. (2014). Religiosity, spirituality,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outcomes in Australi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17*, 568-581. <https://doi.org/10.1080/13674676.2013.871240>
- Sue, D. W., & Sue, D. (2016).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verse: Theory and practice* (7th ed.). Wiley.
- Torino, G. C., Rivera, D. P., Capodilupo, C. M., Nadal, K. L., & Sue, D. W. (Eds.) (2018). *Microaggression theory: Influence and implications*. Wiley.
- Tormala, T. T., Patel, S. G., Soukup, E. E., & Clarke, A. V. (2018). Developing measurable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humility: An application of the cultural formulatio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12*, 54-61. <https://doi.org/10.1037/tep0000183>
- Watts, R. E. (2001). Addressing spirituality issues in secular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ounseling and Values, 45*, 207-217.
- Worthington, E. L., & Sandage, S. J. (2001).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Psychotherapy, 38*, 473-478.
- Yeh, K. S. (2002). Multicultural counselling: Reflections on Asian cultures.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ling, 9*, 83-104.
- Young, J. S., Wiggins-Frame, M., & Cashwell, C. S. (2007). Spirituality and counselor competence: A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membe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5*(1), 47-52.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8.2007.tb00443.x>

The Spiritual Vision of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Bei-Lu Tseng*

Abstract

The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rofession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n mental health from the spiritual aspects in human life. In this article, we aim to explore the spiritual vision of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indigenous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 pioneer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in Taiwan inspired counselors to generate culture-based ideas and build fully indigenous models of counseling. And propose psychological healing in the form of self-cultivation. Multicultural broadly involves race, spirituality, religion, sex, and age, to name a few facets. In general, both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compose a major domain, among others, under the realm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Also, Spirituality is approached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including psychospiritual, religious, and transpersonal. While spirituality is usually expressed through culture, it both precedes and transcends culture. Because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values can play a major part in human life, these values should be seen as a potential resource in counseling. However, the therapists to acquire not only new knowledge but also to develop new counseling abilit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issues that clients bring to the therapy sessions. According to ASERVIC, this article provides concrete content areas for an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counselor to prepare materials that target spiritual competencies, which include indigenous culture and worldview,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counselor self-awareness, human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 variety of clients. assessm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us, spiritual competencies are an imperative element to ensure ethical practices of counselors.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piritual counseling in the local context.

Keywords: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spirituality, spiritual dimension in counseling

Bei-Lu Tse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uddy@ms10.hinet.net)